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二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致李伯相

二月遞呈一椷思蒙鈞鑒前聞有督辦滇粵三省軍務之　命知越南事必益棘而不能測其詳申報屢及法兵調發情形似挾全力注之蓋越南在其掌握久矣西法凡用兵交涉各國利病必先期定議或相助或否權度其宜無敢擅發其利病專屬一國諸國不得與聞越南交涉專在中國而始終未一考求萬國公法以籌自處之方凡駐紮各國公使以通好而已有小議論例

得參決至所關大故必專遣使議之不以煩公使葢所議有成與否從違去就之機取決一時不使公使爲其難所以全交也嵩燾於日本及法夷皆請遣使往議葢亦西法然也法人之欲通商雲南蓄意已深而謀開通越南之東京以取捷徑其意又不欲明言藉事生端以與越南搆釁越南不達其本旨貿然應之其告急中國之辭法人能探知其詳中國又無以應也法人自度其力足以兼併越南而無後患先收取其東京刱開鐵路以偪雲南不待交兵會議而通商之局已成法人籌之熟矣往時西人滋擾中國用兵不滿萬人其侵據越南

西貢纔及千人而聞此次調兵萬五千人之多非但規取東京而已沿富良江而西以至保勝爲越南一巨鎭久爲劉永福所據皆將襲而有之以收其利而留爲屯防之兵以與中國相持至是而中國之大患乃成嵩燾十餘年來干冒衆人議論以求處置西人之方誠知二十年後必有承其累者及早爲之或可豫消其萌而殺其勢以彼上下一心揣摩天下大勢而覬其利誠無意於中國土地而因利乘便或更激而成之以恣其毒亦人人意中所共窺及者也竊以爲處置西洋始終無戰法彼其意在通商卽以通商應之暫緩越南之議先與

駐京公使明言通商章程使電報本國仍由　朝廷遣
專使巴黎定雲南通商之局而由中堂發使西貢調停
解說平越法之爭事經數變而所處愈難及今與議方
之去秋疏陳時其難不啻百倍然與其徵兵轉餉以從
危曷若豫探其情而發其覆以理持之孫子曰未戰而
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又曰知己
知彼法人之意在通商而我必迫之使出於戰是無算
也彼發兵萬五千人軍伍器械備具於平日而用兵之
費動至數百千萬取給不窮今欲悉索敝賦召募無業
游食之民以與相持是不知彼也用兵三十餘年聚而

爲勇散而爲盜蔓延天下隱患方深重以水旱頻仍吏治媮敝盜賊滿野民不聊生而於是時急鬨邊釁募勇以資防堵曠日踰時而耗敝不可支矣幸而得解旋募而旋散之所募之勇游蕩無所歸乘饑困之民以逞是導亂也其弊又坐不知己其精微者不敢言略言其粗者則亦岌岌無自立之勢矣中堂　國家柱石受命不辭義之正也然其職在主戰責成疆吏有餘奈何以一將之任使奔走萬里之外一以兵戎相見一切議論舉無可施西法爲將者任戰而已進退機宜主之國家權衡緩急輕重以顧全大局主之公使竊窺法人之意未

必遽犯雲南中堂擁此數萬之衆安所施其力而用其謀兼滇粵三省情形迥不相同雲南通商蒙自去歲正月已見文報是其心意久注所必爭者粵西土薄民浮西洋固不措意至於粵東沿海通商即與諸國會議准其封口亦決不至牽爾相侵沅甫宮保徧將知兵留意民生　國計於洋務尤能觀其深自議海防經年絕未一鋪張入告嵩燾以是服其量而聞諸人言樞府以滇督撥甲厲兵而粵督處之泰然數有訾議是以屬中堂以專征之任又述京師議論所以屬之中堂仍以議和非求戰也其意若以爲中堂專主和者天下大事壞敗

決裂皆坐無識誠不意辦理洋務五十年士大夫所見終止於是可慨也要知天下大計豈能聽諸無識之一二人顛倒迷惑而不一疏理其節目條議其得失務定諸任事之初以求無悔於後審量樞府之意非必樂出於戰正坐南宋以來以戰爲名高有所蔽而不悟耳伏乞中堂定計於事先無竢其敝而始求補救之術以湏事任之湏督撫粵兵且無出關專務保疆自固揭法人之隱正名通商先爲　朝廷解其惑函告法國公使俾相就會議達觀昭曠之外坦然以誠相喻外間知洋務者稍優於京師皆知以戰爲不宜較南宋時議論固稍

異矣正不必樞府主戰者之果爲名高也然聞雲南又有戕斃教主之案高陽必援引岑公爲取快一時之計則亦終無如何矣故曰天也人力且安施哉嵩燾屢懷欲陳而討中堂所見實已知其深無待鄙言言之亦祇以爲罪溢旬踰月終不能自默實以所憂者大故言之愈切惟有惶悚

致李傅相

去臘二十六日接奉鈞椷知前兩椷並蒙賜鑒所以屢瀆尊嚴誠知中堂所處之難而羣言淆亂終恃中堂一語折衷區區愚忱深望排羣議而障狂瀾使天下蒙其

檮蔭利賴無窮繼見申報傳訃法兵調至越南二萬餘人彼其所費侈矣未易與平議也自是不敢復有言往在京師陳說恭邸洋患至今日無可補救急求應付之方可以尊　國體安邊圉為中國之利其大要在知所務而已是故與洋人周旋可以理喻而不可以力詘可以情遣而尤不可以坐置不理竊論中國之大患二一曰寇亂一曰水旱災荒自粵逆蕩平水陸防兵氣勢完固應變有餘則無憂盜賊之竊發也威毅曾公倡振山西天下響應救災卹鄰之義遠及西洋轉輸絡繹去歲直東水災相承為例互相扶持則無憂水旱之頻仍也

今時所患獨在西洋而西洋行事其發謀常在數年數十年之前而後乘釁以求逞猶不遽言兵也挾其所爭之勢曲折比附以爲名常使其氣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欲是以先事有豫籌之略臨變有必審之幾以彼之彊每一用兵遲回審顧久而後發則知其志之猶有所懾而名足與相維也故可以理喻也漢書西域傳稱其利賈市爭分銖商賈車船行旁國歷今二千餘年諸國疆域日廓兵力日彊而一以賈市爲利未嘗稱亂中國自唐防邊之費惟收西域胡商之稅以供四鎭至宋迄明因有市舶司之設中國亦歲收其利通市之久遂以

廣開口岸聲息畢通頃數十年汽輪車船奪天地造化
之奇橫行江海無與爲敵而究其意之所極賈市爲利
而已其陰謀廣慮囊括四海而其造端必以通商迎其
機而利導之卽禍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轉而爲我用
故可以情遣也嵩燾實見辦理洋務無可開釁之理國
勢之盈詘兵力之彊弱非所論也但無洋禍寇亂飢荒
皆不足懼一有西洋之釁則此二者之憂乃倍於平時
兵竭於外財殫於中未有能善其後者其中苛索兵費
以求通商仍不越初議而　國體所傷實多相持過久
則必有失地之虞凡此事理之顯見苦言者不能知耳

近有二事稍心通其意當爲中堂一一陳之見劼剛上總署書力詆李丹崖之言讓出北甯興化二城其持議甚正丹崖於此誠未曙然然法人何以爲此言假令中國竟允其請法人將遂捲甲以退乎抑更端以求逞乎其必求開通蒙自決矣是徒自爲反覆也蓋法人之心逆知中國之必不能見允而姑試言之以觀其釁劼剛與丹崖皆在其玩弄計數之中未易以得失論也上海英領事上言江督請代守舟山恪靖置不答或曰此英人之詭謀不答宜也或曰此意在保護商民中國又與國也西法有相代守之義不答非宜然中國外海三島以

瓊州臺灣爲最要舟山距法兵甚遠英人何爲慮及之
彼其意葢曰滇粤之兵相持久瓊州孤懸海外法人將
謀襲奪之日本蓄意臺灣久矣亦必乘勢以動用以相
警覺云爾使二國而果出此英人亦將挾有舟山以爭
勝凡彼之言皆通籌熟計以豫爲之程者也與洋人相
處無推誠之心則扞格必多無審幾之明則迷惑滋甚
此不必其意之果然然能知此乃得所以相處之義劾
剛又上中堂書發八難以推明主戰之說其言足以歆
動今時士大夫而於中外情勢葢全失之今不暇究論
其他其云法人議論參差怠於持久反復申說所言皆

是也法人君黨凡三民黨亦三議論視他國尤繁然至於用兵先由議院定議盡一國之臣民皆無異言而後籌定兵費以爲調兵之數或增調或曠日遲久則又再籌申報所載始籌八百萬法郎繼又籌二千萬法郎皆國人公定之無所謂參差也且凡所言挈短量長皆以勢論其視今日固優於道光盛時今之將帥果優於楊果勇僧忠武劼剛侈然言之一二主兵者亦泰然任之斯亦足以廉頑立懦矣然而洋務之興且五十年其情之所由起與其力之所終極一斷以理而折衝有餘奚以勢論哉劼剛意在規合時人之論以求一日之名耳

出使通好於職司不當主戰而其言如此南洋同主洋務其立異又如此於是中堂之心乃愈隱而所處亦愈窮矣然劼剛亦有懇切之言而樞府不能辨見其電報類編去歲四月電寄總署言自前歲四月陳辨公牘無一復者燕會公使亦不知會其言以爲諸所議論出自公使之意非　朝廷本旨而峻拒之請另遣使與議此則法人初發議時所必應調處者萬國公法發明其義甚詳所爭中朝屬國彼猶專使就中國辨議而漠不爲應卽此已足激成其怒西洋相交有春秋列國之風使命所繫尤重　國家一切簡視之茍取應付而已此所

以失也自有洋務以來士大夫高視闊論以考求洋情爲恥見有知洋務者又虛爲之名曰此足應時須矣陽譽之而心益薄視之然就嵩燾所見凡名爲知洋務者粗知其情勢而已無通知其本末者由三代遞推至秦漢以下利病奚若所以爲異同奚若經史傳記之言具在觀其會通以辨其得失而後知兩漢承三代以後之規模一變唐宋規模又一變元明以來規模又一變而外人所以憑陵中國局勢亦變而日奇嵩燾請爲之說曰夷狄之民與吾民同也趨利避害同喜諛惡直同舍逆取順同求遂其志而不樂阻遏其氣同賢者以理折

夷可以利之順之亦未嘗不可直言之因而阻遏之取
足於理强者亦可使退聽吾民之於官吏父兄也卽有
屈抑忍受而已不能忍受謂之亂民夷狄弱者奴隸也
鞭之撻之可也强者義視友朋但能以理相處一有藐
屈債然而起禍福榮辱立見是故洋務者治國平天下
之一端也其所以爲用各異而其用同能教化整齊其
民以控御夷狄固沛然有餘矣甞疇非能知洋務者獨
知其理耳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蒙自誠使用兵而
遂止其通商爲之可也用兵而耗敝　國家多償兵費
終以通商何爲也哉此非勢也理也抑使用兵而能保

全越南爲之可也用兵以速其亡有可持之議論而不能宣也有可乘之事機而不能赴也貿然搆釁以爲名高而不顧其後何爲也哉此非勢也亦理也嵩燾所以謂無可開釁之理是也尤以謂今日之大患不在西洋而在募勇之太多彼其注意在雲南嚴雲南邊防以粵西輔之而調集水陸之師扼守瓊州以防意外之變此所不可緩者耗敝財力以窮海防適足資洋人之一噱閩鄂督急治江防增修礮臺爲戲而已矣如信以爲宜防非獨不明洋情也亦未達兵略知其無益而用以相塗飾亦豈大臣之用心哉鹽法至今日壞亂極矣增引

愈多私銷愈充官鹽愈滯於此增加鹽價以事江防又兩敝之術也是未用兵而民商先困兩年以來富商大賈傾毀無餘利害之及民者如此即　國家可知苦言者皆不能知耳至今越南大局全壞人心亦漸知悔禍矣急以此時斂兵滇境發使詰問傾覆越南之意滇督任之俟相往復而後上聞專使議之幸不終出於戰然非滇督所能任也要其義固不越此嵩燾堅持此義三十餘年無有掩飾瞻顧所言本末皆得之讀書觀理與今之談洋務者異也罵譏笑侮一切聽之惟中堂爲能垂諒竊獨以爲洋務當通籌全局非可枝枝節節苟倖

目前卽有勝負不足爲憂喜用敢竭盡其底蘊言之但能知此亦足息羣言之囂而不至貽事後之悔矣

再致李傅相

前遞呈一椷暢論洋務本末計當上達鈞鑒頃罷省三中丞宣述尊旨以洋患日棘命嵩燾以所知備陳方略承命惶悚如嵩燾之愚直無所知曉何足以上塞明問晉臣士壼之言諸公高語宏通而壼專執鄙吝今中外諸公力張撻伐之威銷沮惶懼嵩燾一人而已宜爲時論所不容中堂獨有意乎其言俯賜垂問謹彙次前後情事期解一時之紛而不必遂見施行略相發明以備

一義去臘奉鈞諭桑臺既失議撤北甯之防於體勢全失此不可之甚者然用中國之兵以守北甯果何以善其後均之失體也宜擇其輕者就之求所以自處謂當斂兵滇粵邊境固守疆圉無勤遠略諧商潘琴軒中丞並錄呈寄復彭雪芹宮保李次青二書專言粵防者互證其得失琴軒中丞以爲將來歸宿應如此此時非所宜言會見申報法兵調至者二萬餘人度其所費已多尤未易置議也遂亦不敢復有言迨及北甯失守粵軍全潰遠近惶然鈞諭慮其乘勝苛索兵費此豈待深計哉極法人兵力之所及徵求兵費擇地通商而已急與

料處賠費必多不及此時爲之將恐有失地之憂而賠費彌甚嵩燾前書陳論其要略謂當斂兵保境發使詰問法酋所以傾毀越南之意中朝使臣在法都極力斡旋未蒙宣示本旨今當一與核議以全兩國大局族相往復而後上聞簡派專使議之軍事百變緩急輕重相距懸絕而遣使與議始終止此一義至於今日而索賠兵費決矣然自我發之猶可據理以相爭其氣或可稍殺自彼發之則一言出而已無可改移使滇督能明此義力與維持尙足稍全國體於旣毀之後而固知其不能也　朝廷一取虛憍之氣以與經營洋務不務揀求

人才辦理洋務五十年誠不宜有此往與左相書辨其一勞永逸之說以爲値水旱頻仍民窮財竭之時而倡爲此論以急開邊釁歆動　朝廷西洋積强已數百年而愼言戰𢬵定萬國公法以互相禁制每一用兵或數年或十數年必分勝負乃已故可以理折而不可以力爭也御之得其道足與其享其逸一勞則恐永不能逸左相老臣在軍借用洋款千餘萬𢬵設船局及機器糜之洋人者亦數百萬於洋務爲最習而有此言非其智之不足也趨時之念勝也謷謷老臣但知據理爲言而已不知有趨時也其戕左相位高望崇爲　國柱石總

攬天下全局與言官不當事任有別則亦懇切之至矣惟其知之明是以憂之深而言之切耿耿私憂尤以爲此次與法人搆釁各國皆深咎法人而相推相激乃使各國以中國挫衄爲快又見中國兵力如此　國體全失各國環伺生心所憂方大而今日切近之患尤在募勇太多糜費太劇耗竭已窮之財力以供喜事邀功者一言之快自營辦海防西商提取存款名都巨賈傾毀無餘東南困憊尤甚吏治不修盜賊滿野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夙聞在官議論以爲二十年後必有洋禍幸及中堂元功碩德主持大計猶足息人言之囂深憂此

後邊釁一開禍必烈於往昔誠不意當中堂之身而使衰病餘生料及二十年後者竟親見之濫居總署數月而知洋務決不宜與聞誠憂所處之難也伏處窮荒每一念及時事發憤太息四顧茫然荷承中堂下問聊一發其所懷撫任悚息

寄李傅相

海軍之設恪靖發其端李次青實助成之觀其立言之旨徒欲見威於敵魏相所謂驕兵也竊以爲北南兩洋兼綜防務控制有餘而凡沿海要害之地有形勢所必爭有一時憤怒所專及其必爭者固將度其力可以求

逞而乘我之敝以便利爭之非其時亦必不敢輕發其專及者因釁搆難無有常主大抵西洋負彊爭勝懷樂戰之心而用兵具有節度非若前明倭寇豕突狼奔宜備爲之防且中國情形與西洋大異西洋民氣定而用法簡久練愈精中國用兵用其剽悍方生之氣而已設防於不相應之敵耀兵於無可用武之時徒爲戲耳恪靖所謂重臣誰能當之北南兩洋居其位而任其責威望誠無及者將假重臣之名去官守而領一軍則益無所憑恃　樞廷定議爲居中馭外之計簡調多員以實京師又諸一二求富貴者蒙蔽阿比爲之並與原議乖

異甚爲　國家惜此經費也至於裁兵之說凡有識者莫不謂然然自江浙亂後兵籍已無存然且不能多裁二十年來有爲以勇補兵之說者有爲加餉練兵之說者議論紛紜多格不行其行者成效亦略可覩矣近乃爲汰勇用兵之說爲省現軍之餉以厚養旗兵之說其終兵勇並議裁滅以今時勢論之殆速亂之術也　國家設兵以衛民而已往時長江盜賊充斥自捌立水師小河支港所在戒嚴長江劫案反少日頃沿海散歸之勇游集爲患近省城鄉劫案四出視若固然江行必有師船駐紮乃敢停泊曾文正初設水師之意在防洋船

得入洋船不能敵也而用以緝盜以保長江之險使寇亂不敢生東南大勢恃以無恐爲功甚大恪靖議裁兵而不敢議及長江水師彼誠知之稔也次青並請長江盡改輪船豈謂此數輪船者遂可抵拒洋人耶洋船並無擾及長江之時而先委棄數千里之地以聽盜賊出沒儒生一隅之見妄議更張貽誤國家蒙尤惜之陸放翁記青城山上有道人年九十自稱病瘖見人笑而不言一日見之丈人觀道院忽自言養生之術云爲天下致太平與長生不老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衞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

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放翁大喜就而叩之又自承暗不能言矣彼其所見實遠出南宋諸君子之上庶幾知本者宜其不樂有言也富强者秦漢以來所稱太平之盛軌也行之固有本矣漸而積之固有基矣振厲朝綱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輯人民需以歲月汲汲求得賢人用之其基也未聞處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彊者嚴北洋之防以拱衞　神京中堂之事也以次增置兵艦廣求人才以應天下之變亦自裕如而多爲之名分其權勢又設海軍署京師以遙制之徒資紛擾終無裨益其甚可憂者以節餉爲名盡取天下額兵與

其圉防之勇一律裁減使相與斂手以趨寒餓歷朝盛時所不能行而行之今日人心岌岌然且曰將以是求富彊也自古至今未之或聞蹇蹇老臣旁皇四顧私憂竊歎欲遂伏　闕痛切陳之天高路遠衰病餘生無由自達欲乞中堂急先保全長江水師為東南圉一綫之生機其有餘力能造輪船為之可也必先毀棄數十年之成效營求茫無蹤影之富彊以為名高此不可之甚者也程子云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竊觀今之言事者皆不明理不識體者也葢亦人才衰微之徵萬不能不及此時一圖補救耳

致彭宮保

臘月二十五日接奉冬月二十八日賜書籌畫精詳神謀獨運而其憂深思遠力求實濟尤徵平昔蘊蓄之閎深非復今人所能庶幾然嵩燾獨有深憂者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滇境當事不務探求其情以理開諭之貿焉與之構兵而於地勢軍情又多不能考究不獨急沿海之防且更督及江防聞鄂省亦議建築礮臺徒霸上之兒戲而已以勢度之雲南邊境必不能免侵擾其餘各省海防皆爲虛設獨瓊州一島孤懸海外極可危懼爲其徑西一面數百里與越南僅隔一海港法人輪

船出入安陽口東距儋州隔海相望其南由昌化感恩以達崖州並界越南南定既爲法人所踞自神符海口以北輪船肆行無阻粵東無一輪船之可恃孤守瓊州海口其勢已難持久又況兵力分守各海口尚虞不給法人踞有越南必謀襲瓊州以爲輔車相依之勢粵東邊事乃大壞嵩燾以爲方今要務在嚴守瓊州宜急咨北洋大臣添派鐵甲兵船防護而厚集兵力以應之尋示據探報宜泰之役有日本兵數千人疑所傳之非實嵩燾於此尤懷深懼葢日本蓄意臺灣久矣與法人合謀資之兵力心知法人踞有越南與中國相持其患必

及瓊州於時日本亦必乘法人之求遑經營臺灣去臘英領事照會江督請以兵助守舟山恪靖置不答英人之心猶日本之心也恪靖於洋務全不一考求應付之方似此關鍵所爭非細麾下居省調度各海口均有責成似以瓊州爲尤急而其地瘴氣爲人所畏憚耳以南瘴氣更甚萬非老年所堪惟宜遣將命師未宜自恃忠勇親臨前敵虎門礮臺向稱天險既經用兵增礮設防勢不容緩然香港數十里港路兩岸皆屬英人英人不與合謀法人必不能越香港以犯虎門似虎門以內之重重設防尚可從緩值民窮財乏之時開此釁端本謂

非宜滇粵三省增加新募之勇各數十營沿海皆奉
旨設防乃至內江增築礮臺上及鄂省之田家鎮藉
疑樞府諸公非獨不知洋情也實亦未覩行軍之要略
嵩燾區區日夜憂懼揣度洋禍必及滇境若更有牴牾
瓊州臺灣定海必承其害各國環起相陵且至無以自
立尤以為內地切近之患不在洋人而在招勇之太多
誠憂餉項之無從取給也法人尚在遲回能稍委曲以
求紓近禍猶可稍養滇南之威導使通商以饜其欲竊
論洋患已成聖人生於今日亦無能攘而去之其機要
全在應付之當否誠得其要可保數百年無事否則其

禍亦立見辦理洋務五十年僅見前歲用兵朝鮮最得機要餘皆失之以爲振帥必深明此義而於法人之擾越南迷亂已甚鄙心尤用茫然默察樞府之心必不肯遣使一與平議既蓄意求決一戰亦必考求洋情以審量戰事之始終非可憤然傾天下以圖一逞也蒿爇於此亦有數說一曰斂兵保勝以固滇南門戶以法夷深忌劉永福保勝爲所舊踞之地藉其力以遮遏法人而駐重兵蒙自爲與議通商善後之計一曰固守滇粵邊界鎮南保勝兩關以北皆中國邊境所應設防慎無輕言出關即粵東虎門亦然所用以拒敵者必在第一層

關隘也一曰嚴守瓊州臺灣以防意外之變西洋用兵不輕涉險劉永福不能固守其患專在滇南劉永福能固守則患必旁及此亦必然之勢一曰揀練精兵以濟實用西洋侵擾中國凡數用兵其終皆索賠兵費通商而止今亦猶是也而情勢則遠不同能力扼邊要一關足以制其深入卽自守有餘不能則急與議息兵是以虎門設防用兵貴合不貴分若枝枝節節爲之終至退守一城則必有失地之患蓋中國通商口岸已無可再增而乘積敝之餘用其積輕之勢可以無所顧忌此又必然之勢也孫武之言戰也曰知己知彼所謂知彼者

知其國勢之强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勢之所極與其計畫之所從出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韓信攻趙知廣武君之計用與不用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鄴則可謂知其深矣知敵之深乃益有餘地以自處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諸公懵焉莫測其所由先無以自處主戰愈力自處愈窮一將之能而偃然恃以爲安一戰之勝而嘎然據以爲喜以當小敵不足況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强者乎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何爲激之使狂逞也今時獨合淝伯相能知洋務而以位高望重不敢與樞府異同遂爲議

論所持嵩燾自問讀書觀理稍能窺知三代聖人控制夷狄之大用伏處田野無所顧畏於此屢具疏言之亦以直陳之麾下幸冀有所採納不敢自外誠無任惶悚激切之至

復李次青

臘月初八日寄呈一緘數日乃奉尊椷略悉彼中情事又數日復奉雪帥椷言之益詳而於尊椷所敘數事不能無疑亦以見公於洋務終未有明也趙充國策西羌爲患中國必先解仇合約結聯他種與漢相拒西洋節次搆兵皆然獨法人侵擾越南以求通商滇境最爲英

人所忌粵東愚民焚毀沙面洋房英人至今隱忍不言彼誠不樂與法人相比以搆患中國而憂中國之反激之以是竟不一置議西洋以行商爲國計其勢必不能竟已也將俟法人通商事定苛索兵費彼亦乘之以索賠房費來書謂其不能交出凶犯遂亦無詞此大誤也彼所謂凶犯過失殺人而已以中國律論之擬罪不過流徒振帥據以難英人鄙心爲之失笑在官者如此豈蚩之民何論焉雪帥屛絕洋人不與一見粵人頗以失望以粵中姦民狂逞而士大夫類能諳悉洋情各口通商凡十餘國其搆釁者法人耳猶恃各國主持公議而

於其中經營調處斡旋之法雪帥一律拒之則是爲法人合黨聯交使聚而謀我負一時之盛氣乃使其理反不足自申誠爲非計西洋之入中國誠爲天地一大變其氣機甚遠得其道而順用之亦足爲中國之利而五十年來辦理洋務日趨歧左正坐一二賢者高視闊論專習南宋以後囂張之習由北宋以前上推至漢唐規模事迹且不暇討論無論三代是以其局愈蹙其勢亦愈窮賢如雪帥亦爲此種議論所蔽惑無暇達觀昭曠之外嵩燾於此急言遽論略無瞻顧非能獨犯清議也三代聖人撫綏中外寬之以情隆之以禮其言具在而

在今日尤爲安危利病之大幾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其應與違皆吾民也猶能相爲反覆洋人眈眈環視其應也尤捷其動而有違也遂亦無可補救以言乎遠則相距數萬里以言乎近則咫尺也君子於此知敬愼焉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竊慮雪帥氣太盛語太輕此所以關榮辱乃在天下國家深願在事諸公之熟籌而深計之也

致曾宮保

月前遞呈一書想蒙賜覽其時適奉全權大臣之　命

而觀所頒　詔旨但欲偪使一戰而已一切强制以不得有爲私心憂疑謀遂具疏論之又念前屢具疏由南北洋轉進今事勢叢脞如此南北洋處危疑之地值盤錯之時嵩燾所陳又似比合南北洋之旨以折羣議之非於議未宜代進拊膺躊躇之日多矣略爲恪䇿發其義知其負强使氣不可以莊語稍以平易出之未敢顯著糾正其失古人有言曰目短於自見故以鏡鑑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已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今時士大夫無知道者循聲附影希望　朝廷意旨以求詭合頑然自託於敢言日趨於迷惑而不知悟度其用心

豈果有見於今日兵力之强足資一戰而必不可不一示威外人乎希時道諛而已矣嘗記宋儒劉元甫之言仕有三恥相時而爲道希俗而爲功飾義而爲名古之君子以爲恥今之君子矜張自肆泰然任之學術之不明人才風俗之媮天下之敝所由基也初謂法人必擾及瓊臺諸島頭接鄂信福建馬尾已交兵船廠輪船之所集也是其故有三一毀滅機器根本之地一福建租界在南臺於各國商局無損一天津始定簡明條約即有專辦福建海防之　命彼亦尋聲而至耳充法人之志駐兵以脅求通商苛索兵費而止即諸言事者亦謂

無甚害也而當民窮財殫之時黷兵無已　國家何以堪之自頃數年商賈任貿遷者傾毀無餘富室存儲俱至蕩然而又毀及招商一局盡長江數百里利源舉以委之洋人中國不復過問豈復有能自立之勢傅相於此具有苦心然亦失計甚矣　朝廷任信少年希圖榮利一二狂瞽之言以疏忌大臣其害遂至不可究詰非愚直如老臣不敢言亦不能言而無由痛哭陳辭以幸當時之一悟至於今日而遂無可言矣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三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復李傅相

領奉十月十四日鈞諭所以訓誨而開啟之者甚至經緯光華全局在心所言皆中窾要抑嵩燾區區之意尚有應須發明者河決鄭州不東趨歸陳而南出汝潁足徵祥符蘭儀之交屢經河決地勢增高然以較之河身高下之勢又迥別賈魯河近接中牟尉氏可以引河使東行滎澤以下河道距蘭儀遠至百餘里申報言自決口東望盡成山阜是開濬舊河工費實爲增劇賈魯所

以別開一河正惟地勢稍下易於引流也歷古治河或役民夫或調旁郡軍校原可參用而尤莫便於今之勇營蓋隊伍相連則人數有準哨弁相習則董率有程而又無徵發之煩資遣之費因其月餉量給米鹽之需工費可省數倍近年湖南一應大工役皆用營勇費省而成功亦速河工所以為國家漏卮直以塵涌坌集莫可端倪易資侵牟調用營勇尤為救弊之術至嚴施諸善士積年捐振累數十百萬略無憑藉所恃勤廉足資倚信而已河勢南趨江南必承其害裏下河為江南完善之區財賦所匯聞嚴施諸善士力任工役可以分洩水

勢奮起助工救菑紓難宜有同心使當鄭口初決之時急切爲之早一日有一日之效及今則已遲矣誠知濬河之工糜費過甚然黃河北決且四十年南北兩道河身均已淤塞水勢至無所歸卽令泛溢入江終須開通一河引使歸海此亦理勢之無可易者也及今爲之糜費一萬有一萬之工程糜費百萬有百萬之工程徒以堵塞決口爲義所估六百萬之帑金一擲無餘果何術以善其後抑嵩燾之意尤以今時辦事如鑿生鐵處處牴滯事事虛誣最服膺濂溪周子之言幾幾一轉而全局皆活曾文正公之用兵橫行絕迹中堂承之以成中

興之業皆善用幾者也河員積習濡染太深河工捐例
開相與指發河南豫蓄其攘奪之勢此豈足與整理者
但幸一見　諭旨愷惻詳明通籌全局合數省官民
之力以圖補救獎勸而振興之卽機勢爲之一轉大抵
積重者難反禍不亟時不迫卽欲反無由禍亟時迫而
猶踵常蹈故爲之斯所可憂者大矣初聞河決奪淮南
趨以爲河南之患爲輕江南之患爲重謂　朝廷當先
飭兩洋大臣東豫兩撫通籌會議而樞府無能見及此
其意專注決口謂幸苟且成一日之功自漢以來治河
隨其流徙而爲隄堡潰決而加修築才力相懸功效略

等一塞決口而無餘義矣是以禹功歷二千年至戰國之季隄防興言治河者但能爲苟且賢者爲之足保數十百年無潰決之患其要終不過識水性而道使暢行準之禹功一皆苟且而已誠令苟且成功尚復何求今自銅瓦廂決後黃河失修二十餘年恣使汎濫游衍欲苟且邀一日之功而不得鈞諭借洋款延西士要言不煩日爲友人言河患遂成必展轉丐之洋人以求疏濬推盪之術此時尚不敢著之私論況敢昌言於朝乎鄙論借用西洋機器即隱寓此義今方治海防修戰艦謀所以擯斥之誰與任此者西人目笑存之久矣苦知者

少耳無已惟有目前救急之一法就南運河東隄各壩順其趨下之勢測量地勢窪下處多開引河以殺水勢而引洪澤湖之水注之射陽湖徑直入海兩岸排椿各爲遙隄以資捍禦勸民從避多爲餘地聽其流衍其害終歸裏下河而固當早爲之所以求保全善地卽此辦法非得外餉二三百萬不足以集事沅帥愬以是重朝廷之憂不敢上請中堂儻能一與籌畫乎嵩燾地勢河務都無考覽意有所迫懵焉上陳不自知其覶縷

康熙中

命于淸端公開下河海口以疏水時

靳文襄公爲河道總督疏陳下河卑於海潮五尺疏

海口引潮內侵已而治下河竟無功是下河不足以洩洪澤湖之水況重之以河水乎因中外持論並以舊河故道已淤淮水之出淸口者卽開通碎后河已難爲力萬不能坐聽春來雨水之漫溢僅能出此下策頃聞洪湖加漲迫不得已仍開碎后河不敢望能疏洩洪澤之水然固勝於出下河也然及入春桃汛是否不至汎濫固所不敢知矣

致李傅相

中秋領奉鈞荅憂勤悱惻之忱爲國爲身盱衡千載庶幾聖者之任伏承德躬康裕福慶駢蕃敬祝無量十餘

日來聞鄭州河決泛及淮泗僅見兩次蠲振　諭旨不及河事心竊憂慮曾沅甫宮保自清浦商定分疏桃源成子河清河碎石河以洩洪湖之漫溢爲淮揚十餘縣計亦稍紓一時之患而無關治河要義即洪澤一湖受河之激蕩亦恐非兩小引河所能殺其勢蒿蕭以爲河之通淮久矣然必使與淮分流黃河全力注淮則奪淮以與黃而別道淮南行爲憂河勢之增溢也深求歷古治河之法必不肯使河幷淮又更激而南趨以成併江之勢此實古今之奇變兼值國是艱難財力彫敝之時果何術以善其後竊意　朝廷當博求方略引取天

下能治水者通全局籌之規畫地勢高下及工役之繁省或仍道使北流或引歸舊河故道並須開通一河使河身足以有容而後堵口可塞而功可成頃見諭旨須發帑金二百萬兼飭陳佑銘諸君隨同經理爲之稍慰然竊其大旨皆未能總攬全河形勢深籌熟計以求道河使順軌安流者也就目前利病言之亦決不能遷就敷衍爲苟且一時之計鄙心所爲旁皇顧念未能稍釋者也因笑張香濤尙書任晉撫疏陳身在一隅而懷經營八表之志蔫爵蹇蹇小臣引疾家居而遠憂黃河皆爲越分然災變所極時會所趨深慮江河合倂常

憂及數十百年之後者遂恐於今日見之滔天之患尤資砥柱急盼中堂通籌大局力主其議而董其成前復沅甫宮保書錄呈鈞覽儻有一二足資採擇施行否比年東南水溢一雨常至數月旋又繼以亢旱黃河泛濫山東永定滹沱各河衝決頻仍所在爲災言者謂陰氣過盛之徵竊觀近日朝政專務迎合傳會以水濟水是陰象也言事者務爲操切刻薄而紀綱廢弛已久無能有所整飭而益趨於靡𢿱相與爲銷沮閉藏而已是陰氣也十餘年來屢下求言之

詔而言者並未一及

國政民生之利病專取釐捐小節禁侵漁禁濫費一人

言之羣起而附和之相與視爲莫大之經猷所以爲貧
富彊弱者何在所以維持人心風俗者何在茫然莫能
辨也凡皆陰盛之徵也而黃河之大災以成所盼　朝
廷震動恪恭躬行儉約而示天下以敦厚博大多求賢
能有節操者與圖治理以稍期斡旋萬一無任私祝

致曾宮保

前承節麾北發入　覲京師適以尊府有宜奉慰者握
筆躊躇不敢陳達旋奉鈞椷則啟節已多日矣忽聞揚
州接奉　諭旨即時返旆相與疑訝會見申報河南
鄭州河決關繫江淮大局度必倚公營辦十餘日來僅

見兩次綸振　諭旨不一及河事心疑　朝廷視等黃河北決委山東數郡聽其決蕩則恐復有堯時懷山襄陵之患徑思具疏陳論頃復奉到諭示河決情形並飭淮徐兩道分疏支河引漫水出揚莊復黃河故道具見藎謀碩畫規畫兩淮大勢舍此更無他法漢唐千餘年黃河與濟相出入河決不越山東之境至宋而南趨與淮合歷元而遂以全淮受河而別引淮入洪澤湖開清口以濟運自是河決多在開封數百里間漫地益廣大勢亦日益南趨誠憂南匯入江將至不可施救竊計此次河災之羨溢治河之難百倍往時堵塞決口逼河

歸故道其功專今黃河故道已淤所決之口距故道絕遠其決而北泛濫直隸山東數百里入大淸河日久漫口積淤堵使北趨正恐未易施功當遂因其勢導使復故道是堵口與疏濬故河一役而兼有二者之工又值

國家艱難之日經費從何取給嵩燾所欲陳奏者三端與宮保所籌正相符合而微有引申凡治河決先殺水勢必多開支河而淮南北皆鹽場地僅雲梯關入海一道可以引流嵩燾以爲從下游道淮入揚莊不如從上游多開引河道河復故道此當循求賈魯河遺迹引河出鄭州南仍由蘭儀下游歸舊黃河其行河經流不

能遠出賈魯之故蹟治法亦略相等黃河大工煩費爲
多而事勢所逼不能不審量全局以希數十年之底定
此治河之正義也自漢治河嘗博求能知河者詳考其
利病非能專望之在官者也役夫堡民或能知之令更
相推舉湘淮各軍之在防者發以治河可得一二萬人
稍省工費即擇遣偏裨督工河員故習視隄工爲利藪
惟當以此汰治之而令南北兩洋大臣董理節制歷代
治河嘗發旁郡軍校爲之動至十餘萬人左文襄亦屢
用所部營勇開濬河道其明效也此一義也伏讀
諭旨兩次須發帑金四十萬賑濟災民江南諸善士亦

爭爲之其用心至勤然黃河之爲患與他水旱絕異爲其一瀉千里惟所馳突決口不塞卽成災之區一日百變故當以河爲急而招集被災之民以工代賑亦以此次疏濬舊黃河開通引河所在皆有工役不比前時專力堵塞一口也嚴佑之陳竹坪諸君力大願宏罕能及者當並使助辦開河各工令隨所在分別男婦工作振濟亦可收一舉兩得之效此一義也二者又治河之餘義也嵩燾尤以爲比年水旱頻仍民窮財殫所在四民皆失其義司農經國計者惟務操切苛斂知有度支一庫而已不知其他京師營造方煩靡費百端言事諸臣

亦務爲富彊之說潤飾太平增水軍復制錢誣罔　朝
廷倍增經費而天亦卽應之以奇變淮水之壅爲洪澤
湖原僅可資一時之利決非經久之計豈能復令黃流
漫入使當道光盛時竭人力爲之經費猶可營措也今
更非其時矣嵩燾以爲宮保當至誠惻怛宣示在事各
官誓心自勵視漢武臨宣防故事將軍以下皆自負土
塡河爲民請命以荅天變迂拙之論知亦無當時宜耳
再重伯自金陵回言黃流全注安徽淮潁以南伯寅叔
平兩尙書疏請道河流出巢湖及開灌口宣洩入江意
在稍紓水勢使不至全力注淮揚以免裏下河專承其

害河勢泛入安徽淮潁各水皆爲所奪其南入淝水亦勢所必至所急應籌畫者正在力遏其入江之勢決無引而道之使急入江之理且亦不足阻使不入洪澤湖淮揚之難終不能紓五代周顯德中略唐淮南謀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因鑿淮城西老鸛河以通其道由鸛河出山陽瀆以入江謂之灌口巷北神堰以障江入淮是時黃河故道猶爲淮水故可引淮從鸛河出山陽瀆以通江又意主濟師原不計水勢利害今水道地勢亦屢有變更以大勢論之引淮入江未爲甚害也引黃河挾淮以入江則害不可勝言矣邗溝一水

何以堪之其害亦必先及裏下河此尤不可之甚者也西洋疏河機器皆資水為用其無水處用何機器未能考求竊意此等當求西人之善治水者一與計議蘇爾士河到處有刮沙船歲一周巡推沙入海使黃河得此亦可稍省堵築之力西人長處在始煩費而後一切便利省約開河濬深萬不能外機器此亦今時工役之急應講求者矣

再致曾宮保

前呈一槭論河工事宜想蒙鈞鑒竊意　朝廷當明諭南北兩督豫東兩撫及河督通籌全局審量地勢高下

工役繁省或仍道使北流或引歸舊河故道先定大計而後可施堵築之功河流漫溢山東本無河道積久加淤河身高出平地以丈計決而南趨就下之勢遏塞已難又並無故道之可復是直激水而挽使逆行深慮

頒發帑金二百萬責成堵塞決口萬無可以收功之理若議道使北流必先開一引河而河流已漫及淮潁山東引河勢不能旦夕蒇功遂恐漲入洪澤湖江南北受害必劇仍須從決口開一引河引歸黃河故道稍殺其入淮之勢以今日大勢計之非令南北分疏二河竟無可以施治是以用力多而成功尤不易也漢平當言

考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其時賈讓三策以讓地與河為上策多穿漕渠分殺水怒為中策繕治故隄為最下策而亦不能為疏濬河身之議蓋自戰國趙魏及齊瀕河自保各為障蔽而隄防以興禹時疏瀹之功全失河身日益增高隄防隨而加增是以有激蕩遷徙之患每徙一口積久皆淤即欲決開一河工力苦無所施歷代名臣多為濬河之論而亦終無有能行者孟子謂水由地中行黃河一水積三千年橫行地上嵩燾前書尋求賈魯河遺蹟以自漢治河但有堵塞獨賈魯之疏白茅以通劉莊村

實爲創舉追論當日情形與今事勢正同其時河決白茅北行賈魯陳二議北塞決口以制橫潰其功省疏塞並舉挽河東行復故道其功費甚大丞相托克托韙其後議因自北茅開通一河行四百六十四里至凹里入舊黃河計四百六十餘里中因舊水故道疏通之者十之九別開一河相接引十之一謂之生地生地深約二丈餘舊水故道不過數尺是有事於疏者也舊河故道仍專用隄防而已是時河決未久故道猶可循也據史所載至正十一年四月開工十一月工竣其工七月耳今河已南決無力挽使北行不急引其流將使挾淮併

江以成滔天之患殆難爲善後計也故以事局論之全力注淮無從挽救則窮於勢國家靡敝民窮財殫則困於力天時人事之交相厄極可危之局也而以時勢論之往時河決苦於疏濬之力無所施今日河決更苦於堵塞之功無所用大勢所迫不能不先籌開決之方而緩計堵築之術蓋用人力以疏河非神禹莫能爲而用機器以疏河西洋能知水性者皆能任之其功費亦略相等而其勢較順爲功亦足以持久伏乞宮保博訪西人之能者一與計議國家之力萬不足以勝此必藉民力以分任之論者徒曰開捐而已此用術以誘民財者

也非藉民力者也江南善士嚴佑之施少卿陳竹坪等七八人力籌捐振十餘年不倦爲能有堅識定力不避艱阻宮保以一紙書召之與籌商大計施一方之振能救活者幾何黃河之流徙又非他水旱比也今日注於此越日又注而之他流溢無常所則施振之力必有時而窮宜較量地勢分段以開引河因卽以工代振酌給開工之費而聽從募捐代振仍按照所捐之數準依河工例給與奬敘如此較之河工各員必能迅速取效其用費亦必稍有實際可以少助　國家之急而濟經費之窮河勢以伏汛爲最劇自今至明年五月猶及買

治河之期及今施工下游用營勇而於開封蘭儀一帶開引河以歸舊河故道即募被災之民用工代振勤日夜爲之期使刻期底定東南大局庶可無虞

致曾宮保

去臘呈寄一函想蒙賜鑒獻歲發春伏惟道履康和受福無疆大鈞斡運物阜民綏萬類同欣豈勝佩仰去歲初聞黃河南徙漫入洪澤湖即度決口未易堵塞水勢所歸江南將獨任其難以爲數百萬之帑金當從下游疏濬不當虛擲之決口商之頌生中丞爲擬疏稿一通略言其要當時中丞慮與　廷旨參差未及允行逾月

枉過言此疏關繫頗鉅不能不繕遞嗣聞張屺堂廉訪
有開濬鬬龍港之議中丞揚人諳知地勢言丁溪閘舊
不能容納黃水曾有書辨論及之嵩壽因查康熙中于
清端公請闢下河洩淮水時靳文襄公任河督疏陳下
河海口低於海潮三尺卽有疏濬徒資海水倒灌其後
工竟無成是用以洩淮且不足況重之以黃流乎鬬龍
港海外積沙涌起閘水蓄洩有時不虞壅壅黃流挾沙
以行入海之勢不暢則沙愈停滯恐不足資宣洩似以
順淮水之勢專注射陽湖爲要總之黃流無入海之道
其勢不能不趨注裏下河下河地勢窪下一經泛濫受

害必劇禹分四瀆而水治歷二千餘年而河合濟又千餘年而合淮遂以一河橫貫四瀆竭天下財力以事隄防勢常岌岌今又且千年矣必且挾淮入江自頃數十年水患頻仍江路浮沙成島嶼者日衆大抵江沙增漲水無所容歲有泛濫黃河又更相逼而南天時地勢之變遷將不知所底止竊疑禹治河北載之高地水性就下不能載使高也當爲濬之使深而北出碣石其地最下則河之入海益迅疾而無停沙計禹當時必有推沙濬深之法以能安軌順流二千年無河患更歷春秋戰國而其法全失至齊桓公始有曲防之禁其時爲襄王

元年又四十九年至定王四年而河徙知曲防與河勢紆回沙多停壅禹迹遂堙春秋戰國數百年中人道之大變者也而天地之氣亦爲之震蕩而不得所歸坐使中原瀕海受河之地盡爲沙鹵漸趨而及東南閱數百千年而必一變鄙心所尤爲旁皇慨歎不能自已者也中丞去臘相見亦力主開濬河道之說云當再一陳之嵩燾謂如此必先急籌經費台端所不敢陳請者當代爲剖析中丞言此須待其自請值國事艱難之際當事者亦各具苦心又不敢力肩其任固不如事外陳論得失爲可以盡意也其如何措辭未蒙枉示並以奉告

三代以前事無可考覽周世典籍具在推求其時情事猶可窺見其大概春秋昭公元年當景王之四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洛汭爲洛水入河處而言纂禹功以大庇民蓋距定王四年河徙六十年禹功必猶有可循者故劉定公及之禹貢敍河至華陰折而東徑東千數百里始折而北以注渤海春秋諸國爲曲防而河乃回曲迫蹙瀕河必有承其害者劉定公以大庇民爲言必尙有興革之宜假霸主之命取決於諸國督使行之當時未經明言歷代注疏家無能推測其旨要發明劉定公之所以爲纂

禹功者而禹功遂終不可復矣

致曾劼剛

連奉兩械詳論河事想塵台覽自度生平於河務茫如也又非職思所屬誠不宜越位遠憂然於古今運會之所趨事變之相因而成與夫國家得失利病之數頗謂能窺見其大要竊覩近時行政處處抵窒事事虛誣在事者承迎覩望仰窺　朝廷意之所嚮以求免過無敢異同鄭州決口之不能遽塞人皆知之而無能建言疏濬以為　朝廷之意在堵塞決口而已經費又苦不給恐言出而將任過以大勢言之河日趨而南直灌洪澤

湖瀦成入江之勢非急開通一河使水有歸無從道使入海即決口亦必不能堵塞縱令泛濫入江終須引使別流歸海及今爲之幸而有成使河身有所歸爲功甚大不幸而至泛溢終須竭數年之力爲之非能徒以堵塞決口爲義虛糜國帑一擲無餘此鄙心所爲長顧遠慮懷憂而不能釋也河決以來距今四月河南七八縣黃水一過全注淮潁安徽漫地視河南數倍將來患害所及尤以江南爲最重　朝廷應先飭南北洋兩督及東豫兩撫通籌合辦急求引河入海之路目前大勢尤在江南乃至議開成子辟后二河亦皆於經費無從籌

畫竟至中輟疆吏不敢以請樞府亦並不一籌及之頒發振款調撥帑項全注河南竊以為今日治河之法但能急籌出路其撫卹災民但能以工代振而全局所繫尤在　朝廷通籌熟計合數省官民之力以圖補救未宜專恃河南支銷經費挽使逆流僥倖以求一效而置大局不問也日夕引領以望未聞有通籌全局之善策鄙心之憂其何能已湖南釐捐較之各省最為覈實但少郇觀察辦理尤有計畫以一成二分之支銷為部議所持此數月內裁併節省略符部議因請之中丞立一定規以釐捐收數有贏絀而用款一成不易俾不至任

意高下亦力求覈實之一義仍乞台端俯賜鑒別力持公議庶使辦事者不至驚憂畏顧側足而立所以保全釐務為惠甚大想亦台端所樂為主持者也竊論國家財賦所入積弊環生獨釐捐一項收數為鉅弊亦較輕所用一二士紳稽查估勘錙銖取之民商其勢非多得數人不能任一局之事亦惟人多耳目昭彰可以杜弊局員董率之總局主之公行乾沒者數十年無有也湖南所以優於他省正以創立章程多出自賤兄弟法周意密流弊為最少也各省外局用款不入報銷湖南一概列入一為部議所持惟知裁減士紳以求節省人數

愈少收數愈愈絀亦勢所必至也十餘年來御史言事專注釐務防侵牟省費用章疏至數十上一二士紳爲地方效奔走經營餉糈月得數金之薪食此何關國計毫末而待御史痛心疾首言之部臣亦遂据爲要義至計而湖南報銷反視他省爲多天下事顛倒紛紜一無實際大率如此此實心任事者之所尤爲寒心者也但公以嵩燾爲能究知其本末屬爲一言以冀台端之鑒諒誠不勝區區禱祝之意並乞一爲閻相言之

致李傅相

去臘領奉鈞椷仰窺經國之遠謨受成於心無與發明

而後知大臣經緯天地具有本末嘗議之與其鋪張傅會之均無當於高深之旨鄂中新政稍闚其略於湘事專主開採煤鐵購置機器而急行輪船鑿通寶慶灘河以資轉運又欲爲兩湖總建書院依仿廣雅規模其發揚蹈厲爲能有豪傑之風而所行亦實切要便民獨其爲富彊之計則固未嘗就中外情勢參稽互證以辨其緩急輕重之宜也泰西富彊之業資之民商而其治國之經務用其技巧通致數萬里貨物徧及南洋諸島嶼權衡出入之數期使其國所出之產銷路多而及遠其人民趨事興工日增富實無有窮困不自存者國家用

其全力護持之歲計其所需以爲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於議政院其國家與其人民交相維繫幷心壹力以利爲程所以爲富强者民商厚積其勢以拱衞國家國大者數千里小者一二百里莫不皆然中國官民之氣隔閡太甚言富强者視以爲國家之本計與百姓無涉百姓又各懷挾私意覷其利而侵冒之其持議論者又各訟言其不利而阻撓之一鬨集股開辦遠近聞風者皆得挾一說以起而與爲難矣數十年來舉行爤務訖無成效蓋由此也要之國家大計必先立其本其見爲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紀綱法度

人心風俗是也無其本而言富彊祇益其侵耗而已賢者於此固當愼之湖南山地本無官業尺寸皆有主者果爲利所在百姓盡能經營無待官與開採其開採而復得佳礦兼須吸水則必用機器凡用機器必西人爲之中人多不能盡其法此時宜廣開西學館使稍服習其業知其所以爲利庶冀人心所趨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蓋所用機器亦須各就地勢利用何等機器層累以求買焉而以機器往愚者驚擾卽有知者亦莫辨其所以爲用遂恐虛靡無實卽此末中之一事亦自有其本存焉而百姓之爲利與所以求利國家

又自有本末次第今將盡天下礦產而開通之如明萬歷時遣使四出其利病得失誠有不同而爲擾民一也自公爲之徒資煩費自商人集股爲之則亦商人之利而已富彊之說果何賴乎且以西法爲名一切務爲泰侈士民失業者亦皆引領以望環集以求薪食爲利多少不能計而所用常數倍又不能如泰西人之持久也山藪自然之利皆王政所先漢唐盛時亦嘗究心於此其後聽民爲之如泰西製法之新奇國家用以興脩水利創置器械推行之各省俟民之擇而從焉可也不足上煩大府之經畫抑又有甚異者輪船之爲便利天下

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習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難在士紳十年以來阻難專在官凡三次呈請涂公一阻之卞公再阻之前歲以中堂傳示夔帥之意嵩燾始一任之聞者皆欣然甫一集議集貲至二萬餘李黼堂以一書阻難其言絕迂夔帥不謂然也嵩燾惡其爲鴞音急避之亦以每歲行輪不過七八月湖路上下灘水率深四五尺水落則一二尺夏秋水漲亦或數丈而未可常恃內湖行輪祇能以喫水四五尺爲度其勢不能運貨即人數亦不能多既有異議艮亦不樂任此去臘以　朝命又一議及之具呈重申前議在事者

猶據李黼堂之言爲定論力持之亦不悟行否當察看民情地勢不能以臆斷也嘗笑輪船至內湖府道以上凡有行必調取輪船獨不准百姓置造然且曰將以順民情也問何以知民情所據者獨一不達時務之李黼堂豈具呈之數十人皆非民耶亦皆非其情耶五十年辦理洋務在官所見如此而謂西法可行富彊可期殆非所敢知也內湖輪船終須鬧辦固亦不待阻禁矣獨惜嵩燾之力不能任此耳

致李傅相

前奉五月賜椷以孫本謀日謀北行帶呈一書而事局

屢變凡三易書致所急待上陳者反更濡延伏處荒山見聞疏陋獨於天時人事深觀默相粗能辨知其因革緩急之宜竊獨以爲中堂創興鐵路試行之津通數百里爲深得機要葢泰西富彊之業非中國所能驟期也而固不可不通其義而引其端所興造者數百里之地經費猶可取給也行旅往來日無停軌計尚可得一二釐之息庶冀遠近知其便利仿而行之漸次推廣泰西鐵路公司通及十餘國皆漸積以成而行之一段即收一段之利公司皆得爲之分任其功而總計其息所收貨稅各國自有經理而鐵路通任之公司未聞一舉督

治數千里估費數千萬示期八年爲此無端厓之計畫者然且曰是將以求富彊也烏在其爲富彊哉自取窮困而已矣數千里之遠宜開鐵路幾道車幾輛添設棧行幾所均未暇計北道諸水湍疾泥沙俱下水漲則車路盡沒又浮沙不受杵按里估費參差百出勢難畫一均所弗論獨就刱修經費論之惟借貸洋款爲最可恃而泰西計息以六釐爲率千萬之息月須六萬三千萬之數計息八年已逾千萬泰西集股之法按股品息而已然在本國至五六釐已爲厚息今且未知所收利息幾何而先坐耗千餘萬之息從何取贏以求善其後乎

數千里之地百貨之轉輸商賈之貿遷可僂指計也造端宏大浮費百出重以委員薪水之糜費任事者之中飽所借洋款無從籌給勢將以所修之鐵路準折之洋人爲累將至無窮香帥大言炎炎讀者心折嵩燾覗其文無一語可爲據依橫渠論學分別聞見之知心性之知雖聖人何嘗不假聞見以益其知而聞見之知終是隔膜香帥於聞見之知粗爲近之惜其於事理未達者多也京師士大夫於津通鐵路詟議甚力而於香帥一疏折而服之無敢議及者且勿論其他四十里之通州曰密邇神京盧溝橋距京尤近反不爲逼乎天津通商

口岸漢口之通商獨無慮乎見小而忘大慮近而失遠人言憒憒如此良可笑歎要知其可慮者固皆無足慮者也嵩燾所慮者獨謂國家物力未足以堪之將謀爲富彊之計所費過鉅收效尤難非經國之義也泰西富彊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機器恃以利用致遠則末中之末也今將習其末而徐探其本但宜小試而決不宜大舉故謂津通鐵路惟中堂能斷行之亦惟中堂能知其妙用非沿海言洋務者所能辨也香帥鐵路之議以三千餘里爲程籌備經費勘估道路事前之煩費已不可勝計其勢亦決不能行幸而八年之久鐵路告成事變

且益繁多未覩其利而先見其害又可豫計而決知其然也中堂於此宜熟思審處未宜傅會成之陸務觀在蜀於文人觀道院見青城山道人言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老皆不易言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衞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不得異術惟謹而已每思此言而知有宋人才皆未見及此竊論富彊者三代以下太平之盛軌也今時風俗頽敝盜賊肆行水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而輕言富彊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彊之理西人以通商爲義本無仇害中國之心五六十年

來樞府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覽人才懸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緩急輕重一責以防勦虛求之而虛應之一轉盼間又懸一富彊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何爲者也前書論吳清卿一疏自謂有見而多未達其旨竊以爲天下大政總之樞府樞府得其人卽萬事理如不得其人各以所存之志所處之時與地求自靖焉可也讀海軍衙門奏駁香帥各條至爲精透亦見香帥所言之失實也如此可云考求西法而顧未能考求中國之情勢知其利而不知所以利嵩燾以爲輪船電報必宜通行鐵路暫必不能行無已則小試之徐徐推

廣之庶無大失也故深以謂香帥此疏爲亂天下之本苦京師諸公尟知此義者顛倒惶惑議論紛歧貽誤國家心竊悼之嘗重伯告知薛叔芸嘗以嵩燾使西記程入告仰蒙　聖人垂詢頗用爲疑此書略載海道情形於洋務得失無所發明未知叔芸何取於是徐思之書中論處置洋務事宜略有二三段多　朝廷所未聞叔芸用是以相啟沃於此益知叔芸有心人也其書進呈與否於嵩燾無所加損初議至西洋每月當成日記一冊呈達總署可以討論西洋事宜竭所知爲之得何金壽一參一切鐫棄不復編錄此卻可惜耳

致瞿子玖

自古言經國之計能盡古今之變迹明哲之規而不能審量當時事勢與其才力能行與否言之愈精其去事理愈遠曩讀船山書闢申韓之說極論諸葛公不當用此爲治竊疑諸葛公生擾攘之世值羣雄並起爭逐之時倉猝以就功名所自命者管樂而其量固遠矣豈能以三代王政期之其後從政粵東稍求自試辨知其輕重緩急涉歷二十餘年以來見譜言事者毛舉多端爲綜覈名實之說而後慨然歎息思船山之言益親見萬歷以後頭會箕斂用操切之術以求挽虛誣錮蔽之習

繁刑峻法愈益不當其罪坐使人心解散國計消靡以迄於亂是以言之痛切如此處末流之世紀綱法度廢弛久矣人心變幻百出日益不可窮詰於此當益勤求吏治培養國脈靜以俟之寬以容之力求保國安民使不至困亂無告則猶可庶幾也襲世俗之見剽竊一二古人之言目擊時事之日非立言陳計謂可稍圖補救尤君子之所愼也家居卻埽不聞時政得失惟自數年前廣開言路窮極釐捐之弊屢煩 詔旨督責竊獨以爲國家人才之乏一至於此良可浩歎 國家經費所入自初盛時常留有餘以示寬假取足以養欲給求

承平日久侵冒日多各關課稅及錢糧正供所入浮收常倍於經制至有數倍而不止者通計國家取民之經惟釐捐侵耗最少如四川之夔州江南之五河委員所得常一二萬爲釐差之至優者然歲收至三四十萬是猶二十分之一也其間貪黷虧挪由督撫用人之失當豈章程之咎哉要之釐捐之虧挪準校經制常入之侵耗相距甚遠而收數固爲至多　國家豈患少此歲入二十分之贏餘以資人之生計而使各效其力且釐捐之起本由乾隆以後商人營建會館籌畫公款取之甚約而不勞積之甚厚而有繼自頃軍興遂用其法以籌

餉實爲歷古未有之創舉唐劉士安轉運江淮所任使多求人士有幹能者史稱其通壅滯任才能富國而不勞於民夫苟以常法行之所在皆壅滯也劉士安綰利權惟在引用士人廣儲耳目使遠近之氣常通是以獲美利而人無厭苦彼其所職在轉運猶國家經制也而不惜煩費以求舉所職國家終以享其利釐捐爲軍興以來一時權宜之計不領於經費又皆親見其倚辦軍需收蕩平克復之功裨益　國家甚厚言事者不知何所忮忌悉力攻毀之每下一苛求督責之令則弊端日增而收數亦日減當事者羣懷苛刻以繩其下人心懍

懔自危相與粉飾掩護以求寡過所在巡丁役夫橫行而無忌此區區十餘年所目悉而心傷者樞部大臣生長承平之世積貲以至高位本末得失宜所不能知部書利用報銷之名爲罔利之資言事者從而助之將悉人士月得數緡數十緡之薪食攘而奪之以求快於心使天下側足而立故嘗以謂發此議者非言官之罪吾輩不明學術不達事理持議論者之罪也王壬秋博學多能每與言此輒爲舉司馬德操之言儒生俗吏不達時務俗吏一時在官者儒生則君輩也究其旨多出於忮忌之私以爲吾不屑爲此天下亦安用此曹爲也甚

或因其親戚子弟營謀未遂憤嫉而為此言也試思以
釐捐歸藩司以保甲歸臬司以督銷歸鹽道所省局員
薪俸而已此其支銷皆可數紀歸併各署勢將假手書
役其為侵冒豈可勝言自古治天下大計在急通民情
至於籌餉下及民商尤須體量商情使人信從而後欺
蒙偷漏之弊少局員專司其事研求體察決去壅蔽猶
虞不及司道大員職任繁重日行公牘已費搰揞又深
居官府屬吏已罕見其面奔走給使令者門役耳書差
耳令有不便且至無所控訴而又使之持籌握算與商
民爭錙銖之利其勢誠有不便是自塞其利源也所傷

政體亦實甚　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異前代州縣皆有庫儲如南漕一款皆存留州縣備用者也一切主之自官百姓納課稅供使役官民常多隔閡　國朝州縣多資紳民之力即列入祀典壇廟亦多歸民修官民之氣常通是以　深仁厚澤洽於人心亦由民氣易以上達故也釐捐引用士紳本劉士安成法良亦國家風會使然歷觀前代史冊軍興用煩為籌餉之計設法徵求多立名目其法較今釐捐為煩而所取亦未必加豐乃至焦頭爛額轉徙逃亡怨咨載路蓋州縣之橫徵差役之苛求壅蔽深而侵牟者多也釐捐之與三十餘年

大亂已平相仍不廢誠由各省有留防之軍有協撥之餉不能不資取給實亦其用法簡便民商習而安焉不如前代之擾亂不可以終日也設局用一委員只與商民相見稽覈既周交納尤便所以能去壅滯㫖由此也柰何惟一委員之薪食假手書役以益其壅滯爲此纖嗇之計乎無已則幷各局裁撤之不能利國而猶足以便民以各保其私利若仍存釐捐督銷之名而盡去其實決知所收遠不能逮今日徒使商民困於書役流離耗敝相與怨咨以從前代之稗政其失計也甚矣至於鹽務之有督銷尤與釐捐迥異釐捐局用有常而收數

贏絀不齊少一支銷卽多一解款鹽務專以所銷引數
爲程　國課在其中局用雜款亦在其中取之商人所
得之贏餘隨所銷額引繳納多銷一引卽多得一引之
經費少銷一引亦祇能計引完課不能以所收之經費
塡補額課也是以釐捐督銷局用同取之商民而督銷
局用尤與　國家經制毫不相涉必裁去局員誰與任
督銷之責者徒爲商人省此經費商人固不願受也曾
文正公初議招商舉行票引嵩燾時爲運司上言鹽務
以引地爲綱領軍興以來兩湖引地由川粵各私占踞
從何收復今當先爲收復口岸之計如各府縣城及各

市鎮商賈匯集之所必有銷鹽市肆多或數十百處少亦數處督使銷行引鹽此易辨而知也但使口岸不能屯積私鹽即票引可期暢行而引地自復惟須所在以一官督之文正公復書極以謂然惟云收復口岸四字未能見之公牘當仿其意行之此督銷局之名所由起也凡經設立督銷局皆行引鹽無局者皆私鹽也始終不能外收復口岸一語而所設局苦少嵩燾屢言之督銷局總辦並以開局經費爲慮不敢多設通計湖南分局不過十餘湖北江西各設三四局而已竊謂司農經國計者正當責成督銷不惜小費加意經理何以專爲

商人惜此經費以取坐困今但責以裁局員減薪水抑不知此經費果　國家經制乎抑出自銷行額引之商人乎鹽務　國家大利當細心體察挈其要領鼓舞商人爲之見小惜費經營一家生計且猶不足而可以言
國家大計乎嵩燾任運司一月時引票尚未舉行卽各場竈並利行私稍與清理一月收及三十餘萬加於盛時額課故凡　國家所恃以理財者急求擇人而已未聞朝出一令夕發一議束縛辦事者之手足而能稍有裨益者也嵩燾自以無才不敢過求仕宦去歲一病數月精力日頹於人事無所介意而自初通籍已歷四

朝身在江湖而常繫心　君國之重欲以此意上陳以非職分所及不敢自貢其愚同時在事諸君子又未宜以一隅之見妄有干瀆特私以質之閣下樞府如孫許兩公及翁尚書潘尚書曾侍郎皆知言者乞以此說詳陳之以希萬一之有斡旋補救其諸在下持議論者尤不可不使知此義也

致黎蒓齋

奉別十年中間一再通問雲天曠隔懷想百端傾寫無由閣下兩次持節海東遺經傳記搜求古本討論宏富大雅閎達好古多能莫與倫比而亦見古籍之流傳荒

棄之中土而存留海外足資稽攷蓋有司失其官而學在四夷已早發尼宣之歎伯言目論之士烏足知之近所輯刻幾何幸求惠賜采本發皇耳目通使各國十五六年誠無多裨益而搢紳士大夫紛呶嘷囂漸以醒寤議論日平外人亦日弛其猜防要挾之術以通情好此其轉移無形之中今人不能盡喻也而獨閣下表章載籍頌揚贊美溢於觀聽比績量功冠絕一時嘗論陰陽消長之機否泰治亂交互乘除自古爲然方始命使時迫於外人之求請非國家本懷也而實中外交涉機之所自開嵩燾疏庸迂拙無所知曉而自西洋肇

亂廣南攷求其本末證以古今事局又益寢饋三代及周秦以來流極變通之勢常若有所省悟下視漢唐二千餘年苟能推知利病得失之所在以求安國庇民必其於聖賢言論與其所以存心有合者也其亂也反是故自未通籍以前即自信能知洋務以語諸人動見詆毀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用之自唐以前史冊所錄皆諫止用兵無言戰者南宋諸君子獎成此一段議論哆口揚目禍人家國憒然莫知其非追思搆釁之初

宣宗憂勤惕厲所以戒諭在事諸臣眞所謂

聖人之量也當時諸臣無能體會其後天津之役盈廷

譁然以戰爲名　文宗獨以戰爲非宜嵩燾時官
京師獲讀　諭旨尤服　聖人之仁竊意其
時樞府大臣稍能諳知洋務安坐綏定之有餘而非
文宗深謀遠識處以靜鎮一時在廷虛憍之氣延
禍生民尚不知所究竟此又千百年後讀史者所不能
明而小臣於所目悉稍辨知之故於開端奉使西洋頗
謂　朝廷用人爲不虛區區才力亦尚能堪之而於其
時力舉一劉錫鴻充當隨員樞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
傅會京師議論以嵩燾爲的自負能攘斥夷狄深文周
內以相齮齕不獨區區一生願力無所施用乃使仰天

欷歔發憤嘔血志氣爲之銷靡才智聰明亦爲之遏塞自古平陂倚伏之幾相乘迭見誠有然者而未若劉錫鴻發之暴而施之悖謬至於此也出使者今人所薄視自以不屑爲者也而亦竟有假之以爲名以投時好正恐道光以前之人心尚未有此使當時在廷諸公稍悉洋務能如今日則劉錫鴻之言尚不足以惑衆使閣下閱歷之深見理之明能如今日亦必有以匡正之使不至增長其頑悖於此又見天人感應之機所伏至微所發至烈而在廷紛擾之辨爭波動風靡其初峻拒之其後又眩亂顚倒而爭趨之佹從佹違反覆變幻以此處

中外之交終知無有會同翕伏之望也抑又聞君子之行道也必有以振厲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之氣而使之馴而後不疑於所行自宋以來盡人能文章善議論無論爲君子爲小人與其有知無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見校論短長攻剖是非不能辨也辨之愈力攻之者亦愈橫是以君子聞惡聲至則避之避之者所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心之太和也嵩燾不敢一二與人辨則惟有卷懷以退安身以崇德以求沒齒無聞焉已耳去秋與傅相論鐵路事宜傅相以爲知言而謂所見正亦如此京師皆以是詆過傅相此又以見任事

之難而大臣爲國經謀遠計攻擊之與其鋪張附和之一皆失其本旨而其議論混淆是非倒亂終使所事無一能成如今日鐵路虛糜已甚亦豈能有成功之望哉天下之事眩惑於議論而終以耗國病民蓋常有之得一二辦事之才誠不易矣辦事而又能解事之尤難也

復黃曙軒

奉手書篤實謙抑感佩良深指示各節均有心得足補鄙見之闕古人置重所以依神由來蓋久周主徹重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無取於重殷練而祔因有虞主練主之分所謂殷主綴重者虞主也古人依神皆以飲食

重用二鬲殯用二筐葬用筲甕甒皆以盛飲食置銘於重以表柩亦以依神也銘與主皆書官諡姓字其上即神之所依也周禮司常大喪供銘旌即王建太常諸侯建旂之屬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鄭注半幅一尺終幅二尺故下云竹杠長三尺廣雅天子杠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周禮疏引士喪禮云死者以尺易仞然據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經末鄭注因曰無旌不命之士也朱高安之說亦本之鄭氏自在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之外不當據此謂士所建之物止於三尺古禮殘缺多矣儒者各以意擬之恐有未盡然者

自漢以來無建旂爲銘之制一以裁帛爲之而各視其品爲長短之度家禮之言卽今制所由仿與古之爲銘旌者固異又未宜比而同之居喪之禮不飲酒食肉檀弓推及於行弔與喪大記士與於斂者一不食同義蓋與於哭泣之哀則亦爲之廢食所以爲仁之至也然亦云喪有疾食肉飲酒七十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聖人亦自準量人情以爲之制周禮掌客札喪殺禮而受牲禮如故賓客之牲牢不以喪廢是亦具酒食也竊疑周恭叔爲程子主客應給酒與否當自酌之不當以關白喪主如少年羣飲爲歡自不當與若年老或病得酒爲解風寒又豈宜吝而不與哉程亦不當討

及人之爲惡與否此緣程子守禮法太過以有此耳經言行弔而不言所以待行弔者哀與禮亦各自盡其義焉而已周禮酒人有禮酒飮酒之分其四飮之物皆酒類也似古者酒亦有常供不必燕饗爲歡始用酒祭祀之期見之周禮者中夏享礿中冬享烝皆用仲月祭義言春雨露既濡秋霜露既降亦當在仲月晏子春秋天子至士皆祭以首時鄭注王制因謂祭以孟月薦以仲月服虔注左傳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又云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說亦紛紜而未有定而薦新之禮宜在孟月如四月麥熟七月稻熟故自漢時祭皆用

孟月亦無大夫士以下用仲月之文今大夫家祭或用冬至則仲月也亦或用十月而薦新以七月則通品官以下及庶人皆同凡禮經言宗廟之祭皆爲天子諸侯言之儀禮特牲少牢二禮詳士大夫家祭之儀證之禮經士祭禰而已大夫祭及曾祖而已而經言長兄弟衆兄弟及羣子弟均與旅酬之事其儀甚盛未知禰祭之果能通行乎否乎自漢以來則有不能通行者矣士無世官田無永業自非五等世襲凡品官之子孫皆庶人也王制庶人祭於寢祭於寢者薦而已矣惟宗祠之合族者爲有祭古今情事之異宜有然者即左傳所載昭

元年十二月晉烝四年十月順祀先公祭期已無一定鄭服之說但以意擬之至今千餘年亦未嘗一著爲令亦以非人情所安故也祼獻之用鬱鬯以始獻和香味以示敬王制天子賜之瓚然後爲鬯書賚爾秬鬯一卣詩釐爾圭瓚秬鬯一卣皆以明天子之賜然周禮固有鬱人鬯人之分鄭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鬱草名白虎通廣雅並云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茝蘭士以蕭庶人以艾天子之異在別爲祼獻之鬯酒其和鬱金以煮之下及庶人皆然惟薰蘭蕭艾所用之香草不同耳蒙竊以爲灌者祼獻灌地降神禮無明文

而灌酒之必和以香草漢世諸儒猶能言之據周禮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凡大國之孤以下無祼似祼禮惟天子諸侯有之葢凡祼必有圭瓚其禮嚴而祭禮之始獻以香草和之自天子以至庶人同也頗疑朱子之言有未盡者禮經及漢儒之言具在可覆按也忌日之祭於禮有之而生日無聞凡祭必有配生日或父或母當以何主之假而母生以季秋將屈父以從母乎抑使生皆春夏將廢季秋之祭以從春夏乎今人生忌日皆有祭從俗可也據以爲禮則不可朱子著家禮固非一家之私書也此恐不可爲訓古今異宜而禮俗必

當有辨以閣下好學深思謹就來書所疑以鄙見發明之伏候指示

答黃性田論學校三變

三代學校之留貽更歷春秋戰國而蕩然無復存矣孔孟於其時急起修明之是以三代學校至孔子而一變爲其道不能行之天下則與其門弟子私相討論太史公言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三代法物具備及戴記所載論三代禮教甚詳而一納之於學以爲化民成俗之本中庸所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此孔孟之所以爲學也至漢而又一變太史公言讀功令至

廣厲學官之路爲之廢書而歎但縣學校之名導之仕進而已無所謂學也學校之變盡此二者章句之儒各有發明宋儒出而言理獨精培養人才亦獨盛其功在學校而於學校不足言變也孔子實始以身任師道無與爲敵者孟子興而有楊墨宋儒出而有朱陸異同顯樹之敵以爭勝至今日而標立漢學宋學之名假實事求是之說推求度數訓詁以攻擊程朱而宋學亦微矣幷不能與爲敵要其實則所謂記問之學也亦不足言變也

與友人論仿行西法

西人富彊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彊固自有在審知彼我情勢之異而又有其可以通行者使緩急輕重之理先得於吾心而後可與考求西法即以湖南礦產言之所在皆民業無官山湘水以西由湘潭湘鄉以達衡寶徑西至沅靖湘水以東由醴攸以達郴桂煤鐵各礦無地無之礦戶多於西洋以數十倍計恰無以是致富者亦有虛糜數百千緡不得礦產或阻水而止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經營不必官爲督率若徑由官開採則將彊奪民業煩擾百端百姓豈能順從而在官者之煩費又不知所紀極爲利無幾而

所損耗必愈多若仍督民爲之則亦百姓之利而已國家何恃以爲富彊之基乎中國與西洋情勢相距絕遠不能悉數請一言其略凡礦產愈深愈佳西洋開礦常至四五十丈必藉機器以濟人力之窮其用無他用以吸水用以轉運而已開礦取土皆人力也是以機器有利無弊用機器愈精則資人力愈多此中國之人相與詠惑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中國言地學者最重山脈爭執甚堅而人心之忮刻百出不窮士紳有勢力則忮忌加甚故凡礦戶自治其私亦皆習而安之一聞有集股開辦萬目睽睽必不能容悉力傾之而後已以

保全山脈爲言亦律法所必禁也士紳既假律法以相難在工執役者又相與乘勢侵冒耗散滋多一經委員主辦視爲公家之利恣意侵蝕益無所惜此又中國之人相爲猜忌誣罔深言極論而莫能喩者也人情習於故常而震於所創見西洋亦然而但有能開利源國家必力助成之委曲使人共喩人亦不疑其專利也獲利既厚輸稅國家亦常豐中國不然其初盡力阻撓而官不問及稍得利羣起而爭爲之互相侵奪官亦不問西洋用以裕民富國中國爲之徒滋百姓之矯誣以壞亂風俗此又中國之人相爲臆揣冥行深言極論而莫能

喻者也西洋爲利如礦務專主一事則專任之舟車行遠及開設匯行若古之交子務會子務自國家下及民商通任之公司其初各以其力視都會所在行之二百里推行漸廣道路漸通力不足以相攝也乃置公司領之國家亦時有所收受或補所未備公司通計其資本相與品息即國家錢幣製造出入一由公司總其成交互維持不相疑忌無書吏之句稽無工役之侵牟此又中國之人相爲眩惑猜疑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凡此中外情勢之異由來久遠以成風俗未易强同而其間有必應引其端而資其利可以便民可以備亂可

以通遠近之氣而又行之甚易歷久而必無弊則輪船
電報是也往時紳民相與阻難近十餘年阻難專在官
然竊見在官來往上下必以輪船湘人仕外者亦然而
獨嚴禁紳民製造然則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國適與
相反所用以仿行西法以求富強者未知果何義也竊
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常數百年一見其源
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於趨公以成
國家磐固之基而後富彊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
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則西洋與中國同也國
於天地必有與立亦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彊

之理今言富彊者一視爲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數百年來開通海道盡諸島國之利括取之其基已厚矣而治礦務日益精五金出產之利製備器具日益豐又刱爲汽輪舟車馳行數萬里以利轉運覷天下之利以爲利故能富也中國舟車之利不出其域中而又禁百姓使不得有興造用其錙銖掇取之財力强開鐵路於塵沙數千里無可築基之地以通南北數府縣之氣未知其利果安在也其煩費過多開通道路過遠終必不能望有成功且勿論矣